

## 試論粵語中的“區別詞”<sup>1</sup>

溫欣瑜

香港中文大學

### 提要

普通話有一類詞，只能在句中作定語，不能作謂語、主語和賓語，也不能接受副詞修飾，學者把這一類詞稱為“區別詞”（或稱“屬性詞”）。根據本文的觀察，以語法功能作為劃分粵語詞類標準的學者，並沒有對這類詞進行分類。本文主要從兩方面分析粵語的區別詞：（一）利用呂叔湘和饒長溶一文對普通話區別詞的分析方法，應用到粵語的情況；（二）統計《廣州話方言詞典》中本土的粵語區別詞數目，並作語法分析。

### 關鍵詞

粵語，區別詞，定語，普通話

### 1.

學者在劃分詞類的時候，主要採用語法功能作為主要的分類標準，詞義和形態則作為參考因素。從語法功能上將詞類分類，可以反映詞語在句中擔任的功能，這也是朱德熙先生所說的“分出來的類才有意義”。<sup>2</sup> 本文同意以語法功能作為詞類主要的分類標準，且在分析粵語區別詞時也以語法功能為主要的分析方法。

1956年，呂叔湘和饒長溶把一類只能在句中作定語，而不能充當謂語、主語、賓語，也不能接受程度副詞修飾的詞，歸為“區別詞”，或稱為“屬性詞”。黃伯榮、廖序東在《現代漢語》<sup>3</sup>的實詞分類也出現了“區別詞”，他們分別從區別詞的意義和語法特徵來分析“區別詞”。參考2012年出版的第六版《現代漢語詞典》，<sup>4</sup> 詞典中除了把傳統的形容詞標示為“形容詞”外，還把呂饒一文的區別詞，在詞典中標註為

---

<sup>1</sup> 本文部份內容來自本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專題研究論文，並作適當修改。

<sup>2</sup> 朱德熙（1985: 12）。

<sup>3</sup> 黃伯榮、廖序東（2002: 8-10）。

<sup>4</sup> 第六版修訂的內容包括：對相關的詞類進行標註，在保持原有此類標註體系的基礎上，對少數詞的詞類標註做了修訂。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2012），《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說明。

“形容詞（屬性詞）”。可見，詞典也意識到這類詞與傳統的形容詞有所不同，其列舉的例子也只是充當定語的例子，沒有一些充當謂語的例子。

大多數研究粵語的學者都以語法功能作主要標準將粵語詞類分類，但像普通話“區別詞”這類在粵語運用中仍以作定語、核詞性質為主，不能在句中充當謂語、主語、賓語等核心成分的詞類，學者並沒有處理這類詞的分類。

對粵語語法體系作較全面研究的張洪年先生，其《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一書的“詞類”章節中，他主要是根據詞在句中充當的語法功能為標準，把詞分成體詞和謂詞兩大類，他認為詞分虛實並非必要。<sup>5</sup> 在張先生的分類中，並沒有出現“區別詞”一類。那麼，像普通話“區別詞”這類只能作定語，若按照張先生的分類標準，應屬於“體詞”的一類，但張先生在該書中並沒有明確處理這類詞的分類。

四本中外的有關粵語語法的專書中，<sup>6</sup> 都沒有提及“區別詞”一類詞。由此可見，在目前常見的粵語詞類分類的框架中，並沒有對這些詞語進行相關的研究。本文相信，通過分析粵語區別詞，在理論層面上可以豐富粵語詞類的分析，從而對粵語詞類有更細緻的認識；在應用層面上，通過分析粵語區別詞的語法特點，可以讓人們注意到這類詞語的特點，從而對其有深入的認識。故此，本文認為有必要研究粵語中的“區別詞”。

## 2.

本文主要分兩個步驟分析粵語區別詞。一是語料的整理，一是設定判斷粵語區別詞的標準。

### 2.1. 語料整理

在語料整理方面，由於眾多的粵語語法專書中並沒有提及“區別詞”，而本文分析區別詞的想法主要是受到呂叔湘和饒長溶一文<sup>7</sup>所啟發，因而，本文首先根據呂叔湘、饒長溶一文提及的區別詞例子，先把這些例子進行分類，再將相關的例子進行語法分析，具體步驟如下：（一）先把例子分為“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和“不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兩類，（二）再把“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根據它們的粵語語法特點進行分類，分類的標準會在下文詳述。

<sup>5</sup> 張洪年在體詞中再分成名詞、姓名詞、處所詞、時間詞、代名詞、定詞、量詞及方位詞八大類。謂詞包括一般所謂的動詞和形容詞。

<sup>6</sup> 高華年（1980）、李新魁等（1995）、張洪年（2007）和 Matthews and Yip（1994）。

<sup>7</sup> 呂叔湘、饒長溶（1981）。

## 2.2. 普通話區別詞分類的標準

將呂叔湘、饒長溶一文的普通話區別詞分成“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和“不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兩類時，主要的判斷標準是：

- (i) 例子能直接在粵語口語中使用，且使用頻率較高，如：“袖珍”“少量”等。人們長期使用這些共同語詞彙，使這些詞語能直接在粵語口語中使用，因而將這類詞歸在“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
- (ii) 例子為專業名詞或社會用語，在表述中無法找到替代的詞彙。部分普通話例子較書面化以及常為專業名詞，考慮到在粵語表述中，如要表述相關的意思仍採用這類詞語，而無法找到其他替代的詞彙，如：“民事”“臨床”等。若例子為普通話的書面語，但在粵語運用中能以其他詞彙替代，那麼這部分的詞語劃分在“不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如：“大號”“中號”“小號”，<sup>8</sup>這三個表示大小的詞語，常用在表示衣服和鞋的大小，然而，在粵語中會以“大碼”“中碼”“細碼”表述衣服和鞋的大小。

## 3.

### 3.1. 普通話區別詞的分析方法

在設定分析粵語區別詞的標準，主要參照呂叔湘、饒長溶（1981）的分析方法，然後根據粵語語法特點將上述的判斷標準進行修改。呂叔湘、饒長溶（1981）把區別詞的特點歸納為七點：

- (i) 都可以直接修飾名詞；
- (ii) 絕大多數可以加 de 修飾名詞；
- (iii) 大多數可以加 de 用在“是”字後面；
- (iv) 不能充當一般性的主語和賓語；
- (v) 不能作謂語；
- (vi) 不能在前邊加“很”；
- (vii) 否定用“非”，不用“不”。

<sup>8</sup> 這三個詞語在呂叔湘、饒長溶一文中是區別詞，可見“大號”和“小號”並非所指樂器，非名詞。

### 3.2. 確定粵語區別詞分析方法的過程

符合上述普通話區別詞分析方法前三點的可以是名詞、動詞或形容詞，前三點標準並不能準確區分區別詞。再看後四點，就能把區別詞從名詞、動詞或形容詞中區別出來。由此可見，區別詞具有相當一部分與名詞、動詞和形容詞相似的語法功能，即區別詞與名詞、動詞和形容詞關係密切。現根據粵語語法特點，將呂叔湘、饒長溶上述的七點標準轉換成粵語的情況：

- (i) 都可以直接修飾名詞；
- (ii) 絕大多數可以加“嘅”修飾名詞；
- (iii) 絕大多數可以加“嘅”用在“係”字後面；
- (iv) 不能充當一般性的主語和賓語；
- (v) 不能作謂語；
- (vi) 不能在前邊加“好”；
- (vii) 否定用“唔係”，不用“唔”。

對於(v)和(vi)的標準，大部分動詞或形容詞都不符合，名詞、區別詞則符合。在粵語中，常以“程度副詞+謂詞”的形式在句中擔當謂語。本文以“好”為程度副詞的代表，“好”對應普通話程度副詞“很”，除此之外，還包括其他程度副詞，如“非常”、“極之”等。無論是採用哪個程度副詞，都能以“程度副詞+謂詞”的形式進入句中擔當謂語。本文以“好”作為程度副詞的代表進行測試。動詞常能直接充當謂語，形容詞則常以“好+謂詞”的形式擔當謂語，大多數的名詞和區別詞則不能以“程度副詞+謂詞”的形式擔當謂語，如：

- (1) 動詞：“打交”：<sup>9</sup>佢打交。(他打架)
- (2) 形容詞：“可愛”：<sup>10</sup>佢好可愛。(他很可愛)
- (3) 名詞：“樓面”：<sup>11\*</sup>呢個好樓面。( \* 這個很服務員)
- (4) 區別詞：“親生”：<sup>12\*</sup>佢好親生。( \* 他很親生)

<sup>9</sup> “打交”相應的普通話詞彙為“打架”。

<sup>10</sup> “可愛”的普通話詞彙與粵語詞彙一樣。

<sup>11</sup> “樓面”相應的普通話詞彙為“服務員”。

<sup>12</sup> “親生”的普通話詞彙與粵語詞彙一樣。

對於 (vii)，大部分動詞或形容詞的否定形式都為“唔”，非“唔係”，因而大部份動詞或形容詞都不符合標準 (vii)，名詞、區別詞的否定形式常為“唔係”，非“唔”，因而大部分名詞和區別詞都符合標準 (vii)。如：

- (5) 動詞：“飛髮”：<sup>13</sup>我唔飛髮。(我不理髮)  
 (6) 形容詞：“可愛”：佢唔可愛。(他不可愛)  
 (7) 名詞：“樓面”：\*呢啲唔樓面。( \* 這些不服務員。 )  
                   呢啲唔係樓面。(這些不是服務員。)  
 (8) 區別詞：“親生”：\*佢唔親生。( \* 他不親生。 )  
                   佢唔係親生。(他不是親生。)

### 3.3. 總結粵語區別詞分析方法

(v) 和 (vii) 只能區分“動詞、形容詞”和“名詞、區別詞”兩大類，可見名詞和區別詞的性質較接近。(iv) 可進一步區分名詞和區別詞。

現將上述 (iv) 到 (vii) 提及的句法成分分析總結如下：

表一

	充當主語和賓語	與“好”結合充當謂語或直接充當謂語	否定形式用“唔”
名詞	✓	×	×
動詞	✓	✓	✓
形容詞	✓	✓	✓
區別詞	×	×	×

(注：“✓”表示能夠充當相應的句法成分；“×”表示不能夠充當相應的句法成分。)

根據上述的分析結果，本文判斷粵語區別詞的主要標準如下：

- (i) 能作定語；  
 (ii) 不能與“好”結合在句中作謂語；  
 (iii) 不能充當一般性的主語和賓語；  
 (iv) 否定用“唔係”。

<sup>13</sup> “飛髮”相應的普通話詞彙為“理髮”。

由於本文在分析語料時，會先分析呂叔湘、饒長溶一文中“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這些詞語都被呂叔湘、饒長溶分析為普通話的區別詞，因而它們全都符合判斷標準 (i)，即已具備作定語的功能，因而在分析普通話例子中不需要檢測是否滿足標準 (i)。此外，本文在分析《廣州話方言詞典》的詞語時，需先用上標準 (i) 區分其是否具區別詞的作定語的修飾功能，然後再進一步根據其他標準將詞典中的區別詞找出來。

### 3.4. 分析普通話區別詞在粵語運用的情況

呂叔湘、饒長溶〈試論非謂形容詞〉一文共 457 個例子，包括 435 個雙音節例子 and 22 個單音節例子。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共 285 個，包括 269 個雙音節例子和 16 個單音節例子。根據 3.3. 的後三項標準，將能在粵語運用的普通話區別詞例子 (285 個) 根據它們在粵語運用的情況分類，發現在粵語中仍為區別詞的有 187 個，形容詞 52 個，名詞 22 個，動詞 3 個，副詞 21 個。

### 3.5. 統計《廣州話方言詞典》中區別詞的數量

《廣州話方言詞典》是一部成書較早的記錄粵語的方言詞典，歷年來備受語言學界重視。詞典專收和普通話說法不同的廣州方言詞語 9000 多條，本文統計的是 2010 年的修訂版，修訂版擴大了詞語收錄的範圍，新增加了 2500 條詞語，增補了一些方言詞匯，收錄了一些現在通行的詞語。<sup>14</sup> 根據上述第一節的四點分析標準，現統計《廣州話方言詞典》符合上述三個標準的區別詞數量。統計結果如下：

#### 區別詞

過氣<sup>15</sup> 疏堂<sup>16</sup> 原盅 原裝 正牌

過氣

(i) 呢個係過氣老倌。<sup>17</sup> (這個是過氣老倌。)

(ii) \* 呢個老倌好過氣。( \* 這個老倌很過氣。)

<sup>14</sup>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編 (2010)。

<sup>15</sup> 鄧思穎 (2015: 35-36) 《粵語語法講義》中提及了“過氣”的兩種用法：第一種用法多用於食物，第二種是指過時的，以前的。本文在討論“過氣”一詞，主要是考慮它的第二種用法。

<sup>16</sup> “疏堂”相應的普通話詞彙為“堂房”。“原裝”和“正牌”，兩者的普通話詞彙與粵語詞彙一樣。

<sup>17</sup> “老倌”在本文是指可以擔任多個角色，積累百般武藝及演出經驗的粵劇表演者。

- (iii) \* 過氣好麻煩。( \* 過氣很麻煩。)
- (iv) \* 我唔想陪過氣。( \* 我不想陪過氣。)
- (v) 呢個老信唔係過氣嘅。( 這個老信不是過氣的。)
- (vi) \* 呢個老信唔過氣。( \* 這個老信不過氣。)

上述五個詞語，它們能在句中作定語，說明已具備區別詞最基本的性質：能作定語，具修飾功能。此外，其否定詞是“唔係”，非“唔”，因此不可能是動詞或形容詞。(ii)至(iv)顯示，其不能在句中充當謂語成分，也不能在句中充當主語或賓語。因此，根據上述四個標準分析得知，上述五個詞語都是區別詞。

普通話區別詞例子運用在粵語時，大部分仍以區別詞為主，一部分為形容詞、名詞、動詞或副詞。考慮粵語本身的詞匯（參考2010年修訂版《廣州話方言詞典》例子），發現有五個詞語符合區別詞的性質。再考訂1981年版的《廣州話方言詞典》，“過氣”、“疏堂”和“原裝”三個詞語當時也收錄在詞典內，“原盅”和“正牌”則是後來的版本才收錄進去。隨著社會環境的發展和語言運用的變化，影響了詞類部分的語法功能，根據這樣的推算，這類詞的數目可能還會增加。

## 4.

### 4.1. 討論一：雙音節區別詞的組合特點

根據上述四個判斷標準，將能在粵語口語運用的普通話區別詞例子，與“好”結合後，在句中不能作謂語的結果統計如下（詳見附錄二）：[X+ 號]（100%）、[以動詞成分為基礎的]（90.6%）、[X+ 等]（89.9%）、[不、非 X]（85.7%）、[X+ 性]（84.6%）、[X+ 級]（80%）、[兩個聯合]（77.3%）、[單、數、多 X]（71.4%）、[(數) X]（66.7%）、[有、無 X]（64.7%）、[X+ 色]（60%）、[X+ 式]（33.3%）、[X+ 型]（20%）（括號內的數字代表該類別的“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普通話區別詞例子”，在粵語運用中不能作謂語的百分比）。從上述的統計可以看出，雙音節詞[X+Y]的不同組合，影響該詞在句中能否擔當謂語成分。現嘗試分析雙音節詞[X+Y]兩語素的組合方式，即討論合成詞的構造，以窺探區別詞的特點。

學者一般認為，現代漢語合成詞的構造方式有重疊、附加和複合三大類。複合是指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根成分組成合成詞的構詞方式。用複合方式構成的合成詞叫複合詞。<sup>18</sup>朱德熙認為漢語複合詞的組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係基本上是和句法結構關

<sup>18</sup> 朱德熙（1985: 37-42）。

係一致。因而，複合詞的結構主要有主謂、述賓、偏正、述補、聯合。<sup>19</sup> 根據第二章第三節區別詞的統計結果，現將 173 個雙音節區別詞根據其語素之間的成分關係進行分類。分析結果顯示：主謂式有 13 個（92.9%），聯合式有 12 個（80%），述賓式有 23 個（67.6%），偏正式有 125 個（61.0%）。<sup>20</sup> 括號內的百分數顯示：在“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普通話區別詞例子”中，若原來的普通話區別詞是以主謂式組合，則其運用在粵語時仍為區別詞的機率最高，聯合式次之，述賓式更次之，偏正式詞語的機率最低。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從上文統計可知，雙音節詞語的語素以偏正關係組合為主，現分析粵語本土的五個區別詞結構：

疏堂：偏正結構（定中結構）	原裝：偏正結構（定中結構）
原盅：偏正結構（定中結構）	正牌：偏正結構（定中結構）
過氣：述賓結構	

可見，五個粵語區別詞中，四個是偏正結構，一個是述賓結構。在四個偏正結構 [X+Y] 的組合中，詞語的中心語 Y 為名詞語素，修飾語 X 為形容詞語素，且 X 大多具有相反詞：如“疏—密”、“正—副”。當兩者結合後，名詞性質進一步被虛化，只能以修飾功能為主。

#### 4.2. 討論二：影響詞類分類的因素

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普通話區別詞例子共 285 個，這些例子按照它們在粵語擔當的語法功能分成區別詞、形容詞、名詞、動詞、副詞五類。這些原來在普通話作區別詞的例子，運用在粵語中會出現不一樣的情況。3.4. 的結果顯示，原來只能作定語的區別詞，某些可能由於部分功能的脫落而被劃分為另一種詞類，部分由於保留某部分語法功能而劃分為對應的詞類。在這一過程中，學者提出了“連續統”理論分析法，認為詞類之間沒有明顯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從而嘗試解釋區別詞出現的原因。

學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區分標準，其中張伯江和李宇明以“連續統”理論分析法，描述了名詞和動詞之間的連續統。

<sup>19</sup> 朱德熙（1985: 42）。

<sup>20</sup> 括號內的百分數計算方法：（詞類按 [X+Y] 組合的特定結構的數目 / “能在粵語中運用的”例子的相對應的該特定結構總數目）。參考附錄四，“能在粵語中運用的”例子中以偏正結構組合共 205 個，述賓結構共 34 個，主謂結構共 14 個，聯合結構共 15 個。透過這種計算方法，預計當普通話區別詞的例子運用在粵語中時，不同方式的組合結構，其在粵語擔當區別詞的機率。



名詞——非謂形容詞（區別詞）——形容詞——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sup>21</sup>

### 4.3. 詞類分類的困難

本文在將普通話區別詞的例子分成“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和“不能在粵語口語中運用的詞語”兩類時，遇上了一類平時在粵語不會獨立使用，而是會與特定的詞黏著一起使用的詞，如：“橢圓形”、“長方形”，我們在使用當中很少單獨使用“橢圓”和“長方”。當作者將普通話區別詞“橢圓”和“長方”分類時，會將“橢圓”和“長方”理解成“橢圓形”和“長方形”，像這類很少在粵語獨立使用，卻常黏著於其他詞一起使用的“例子”，能否算是“詞”？然而，本文在處理這部分“例子”時，考慮到這些“例子”本是呂叔湘、饒長溶一文提及的普通話區別詞，而本文分類的對象正正是這些“例子”，因而，本文也暫把它們當作“詞”來處理。

3.4. 節中的副詞，大部分都能充當狀語修飾謂詞，但同時也可加“嘅”作定語修飾名詞。這類像是副詞和區別詞的兼類詞，在劃分詞類的時候遇上了困難。然而，上述詞語在作定語時，須加上“嘅”，而不能直接修飾名詞，這與一般的區別詞有所分別。一般的區別詞能直接修飾名詞，也能加入助詞“嘅”修飾名詞，而上文提及的例子並不能直接作定語，因而可見，其與一般的區別詞在語法功能上有差別，可能是因為這些例子還沒有具備較成熟的區別詞性質，還是以副詞的語法功能為主。本文在處理這類詞時考慮其主要充當狀語，因而，把它們歸為副詞，也同時在“副詞”的類別指出“兼類詞”。

#### 4.3.1. 兼類詞

本文在將“能在粵語口語運用的普通話區別詞例子”，根據它們的粵語語法特點劃分詞類時，出現了“名詞和副詞兼類詞”和“區別詞和副詞兼類詞”。

按照學者建立的“連續統”，並沒有出現“副詞”。然而，張誼生認為副詞分為“描摹性副詞”（在張誼生的文中，又稱為“實副詞”）和“限制性副詞”。<sup>22</sup>“描摹性副詞”具有實在詞義，根據張誼生的分析，與區別詞兼類的副詞幾乎都是“描摹性副詞”。<sup>23</sup>同時，他認為，區別詞和實副詞的來源都是名、動、形等實詞。部分詞語由於仍具備相當的實詞功能，沒有完全虛化成“區別詞或副詞”，故出現“名詞和副詞兼類詞”。另外，由於區別詞和實副詞這兩個均處在空間性、時間性、程度性零接點上最接近的詞類，因此會出現“區別詞和副詞兼類詞”。<sup>24</sup>

<sup>21</sup> 張伯江（1995）。

<sup>22</sup> 張誼生（2000: 24-45）。

<sup>23</sup> 張誼生、楊一飛（2006: 81）。

<sup>24</sup> 張誼生、楊一飛（2006: 85）。

## 5.

本文參照呂叔湘、饒長溶〈試論非謂形容詞〉一文，看他們文中的區別詞例子在粵語運用的情況。結果發現，大部分普通話區別詞在粵語運用中仍然以在句中作定語、不能在句中擔當謂語的區別詞為主。運用上述的測試方法可以看出絕大部分的普通話區別詞在粵語中仍出現相同的情況，但這些例子多出現在粵語較書面表達的情況下，因此普通話區別詞例子在粵語中仍以相似的運用方法出現在句中。

本文為了進一步探討粵語是否存在區別詞，以《廣州話方言詞典》收錄的詞語為語料，統計區別詞數目，最後的統計結果有五個。在五個本土的粵語區別詞中，五個全為偏正式的合成詞。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通過分析粵語的區別詞，分別從應用層面和理論層面對粵語詞類有進一步的認識。在應用層面上，通過分析粵語區別詞的語法特點，可以讓人們注意到這類詞語的特點，從而對其有深入的認識；在理論層面上，由於在目前常見的粵語詞類分類的框架中，並沒有對這些詞語進行相關的研究，本文相信，通過分析粵語區別詞可以豐富粵語詞類的分析，從而對粵語詞類有更細緻的認識。

## 參考文獻

- 鄧思穎。2015。《粵語語法講義》。香港：商務印書館。
- 高華年。1980。《廣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
- 黃伯榮、廖序東。2002。《現代漢語》。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新魁等。1995。《廣州方言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呂叔湘、饒長溶。1981。試論非謂形容詞。《中國語文》第2期，頁1-6。
-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編。1981。《廣州話方言詞典》。香港：商務印書館。
- 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編。2010。《廣州話方言詞典》（增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
- 張伯江。1995。詞類活用的功能解釋。《中國語文》第4期，頁339-346。
- 張洪年。2007。《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張誼生。2000。《現代漢語副詞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
- 張誼生、楊一飛。2006。副、區兼類詞的句法分布及功能發展。《周口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6期，頁81-86。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2012。《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德熙。1985。《語法答問》。北京：商務印書館。
- Matthews, Stephen, and Virginia Yip. 1994.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London: Routledge.

## Non-Predicative Adjectives in Cantonese

Yan-Yu Wa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In Mandarin, a word class named by linguists as non-predicative adjectives is characterized as serving as attributive by modifying noun phrases, but not serving as predicate, subject, or object in the sentences, or being modified by adverbs.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in this paper, the linguists, who categorize Cantonese words mainly according to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role of the target word, didn't have a clear classification of these words. Two major aspects are offered in this paper to analyze the non-predicative adjectives in Cantonese: (1) Applying the method employed by Lü Shuxiang and Yao Changrong in analyzing the non-predicative adjectives in Mandarin to the cases in Cantonese; (2) Counting the number of Cantonese non-predicative adjectives in the Cantonese dictionary *Guangzhou Hua Fangyan Cidian* and analyzing them from grammatical perspective.

### Keywords

Cantonese, non-predicative adjectives, attributive, Mandarin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文教育

電郵地址：jessica\_yu88@yahoo.com.hk

收稿日期：2014年7月21日

接受日期：2016年1月15日